



著作：认识自己的哲学

勇敢与智慧

在槟城菩提中学讲

青年需要求学，有两件事是值得青年学的，即一副勇敢的精神，和一颗智慧的心。这两种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好比鸟之两翼，车之两轮，缺一不可：没有智慧，只有勇敢，行为容易流於轻举妄动；没有勇敢，只有智慧，做起事来一定怕东怕西，畏首畏尾，不能立大功，成大业，也可以断言的。

甚 叫做勇敢？经过海边，见人跌入水中，奋不顾身地下去救他；是义气的勇敢。读书遇到难题，不畏缩，不怕辛苦，寻求解决；是好学的勇敢。但看见人家有好东西，生起覬覦的妄念，穿窗墙壁，冒险地偷了它；算不算勇敢呢？这是愚痴的轻举妄动，不算勇敢。明知他是一个好人，听了人家的唆使和摆布，很凶恶地举刀杀他；算不算勇敢呢？这是粗暴的无

82

理性的野蛮，也不是勇敢。真正的勇敢，需要一颗智慧的心，和行动配合，使行动不残暴、不野蛮，合於理性，才是真正的勇敢。

经验告诉我们：青年人不论求学或做事，要「胆大心细」。胆大，才能勇敢；心细，便属智慧。研究一个问题，要大胆的假设，细心的研究；写一篇文章亦是如此，要大胆落笔，细心收拾。这都是用一颗智慧的心来做根据。所以从智慧的心中提鍊出来的，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勇敢。

读过三国志的人，都知道「张飞有勇无谋」。张飞饶有生龙活虎的精神，勇敢善战，杀入百万军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所谓「生张飞喝断霸陵桥」，只要他大叫一声，便把曹操的百万兵马吓退，他的勇敢精神，不可谓不惊人了；可是他在历史事业上的成就，不及仁德的刘备，忠义的关公，智足的孔明。为什缘故呢？看官们已为他下了一个中肯的批评：「有勇无谋」。这谋，就是属於智慧的。没有智慧的勇敢，所以在张飞的身上，看不到其他好处，只看到一股粗心暴气的丘八作风而已。

还有一个笑话，张飞和刘备关公在桃园结义，讨论到谁为老大哥，谁为小弟弟的问题未能解决，当时桃园店主在旁指着一株桃树说：「谁爬得最高，谁就做老大哥」。张飞心？：这个老大哥一定我做了。他就活像

83

猴子，一跳而登树顶，关公身重不灵，眼睛又似近视，只爬在树的中间为止；刘备呢，一向谦让为主，他想我就做小弟弟吧，就站在树根旁边算了。后来待张飞从树跳下，桃园店主就问他：「你看这树是顶先生的呢？还是根先生的呢？」张飞顺口答道：「没有树根，那>>树顶呢，当然是根先生的」。桃园店主就说：「既然树根先生，照理应站在树根旁边的人为老大哥，你爬到树顶，应为最小的弟弟」。张飞知道上当，只好发泄他那粗暴的勇敢，把桃园店主打了一顿了事。这虽是作者的小插曲，但在这故事，也十足显出张飞有勇无谋的个性了。

这样看来，一个人没有智慧只有勇敢是不够的。中国古书*?：「当仁不让，见义勇为」；这种勇敢的行为，都是经过一颗智慧的心洗炼出来的。由於智慧的思想、考虑、抉择一件事是否值得做，是否不值得做，然後见之於勇敢的行为，所以既使「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」，亦无所顾惜。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渡海，杀死船上一个凶恶的强盗，救了许多好人，同时又不会使这强盗因造杀业

而种恶因，徒招来苦，情愿自己方便犯了杀戒，替他受苦。由於动机是慈悲的，又是智慧的，所以虽然破了杀戒，佛律中还说他不但没有罪过，反而生多功德。而且也说明了这种勇敢，才是

84

智慧的，正常的，有价值的。又如雪山大士的「为半偈亡身」，度门尼梨国王的「为求一颂，内燃千灯」，为了求法，为了真理的追求，看空了自己的肉体，不惜牺牲，沉毅果敢。没有智慧的抉择，是决定不会有这种精神力的表现。

在大庄严经论中说，从前有个阿育王，是印度历史上文物最兴盛时代的名王。他初信佛法时，常请高僧入宫说法；可是一班宫女却须要遮著一块帐幕听法，见不到高僧，只听到他说法的声音。其中有一个宫女，宿具慧根，天天听到说的是浅近的布施持戒之法，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，一日就破例掀开帐幕，走近高僧的旁边问：「释迦牟尼佛就只说了这些浅法，没有说更深的法了吗？」高僧知她根利，便答「更有深法」，就和她说些四帝的真理，阐明人生缘起与还灭的原理，她顿悟初果，欢喜回座。当时同听的宫女，都因她的破例犯法，恐受连累，惊惶不定。这宫女就说：「自己做事，自己担当，你们不必害怕！」於是就很勇敢地持刀奔趋王前，请罪伏法。并说「已闻深法，死无悔恨」。王询知其故，不加罪罚，反而慰勉她；同时省悟到自己一向以为女子智浅，不堪领受大法的观念是错误的。自此下令，凡听佛法，男女平等，女人不必再加遮幕。宫女为了求法，

82

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冒犯王法，发出勇敢的行动，这是智慧的勇敢，当然是从理智中洗炼出来的。

我国在梁朝，有一个来自印度的达磨禅师，与梁武帝讨论一番佛法，因他的禅境太高，话不投机，就跑到嵩山少林寺去做「面壁九年」的工夫，他的心境当然是很寂寞的。后来他快要回印度去，和几个比较接近他的门人说：「机会无多，你们可以各道学禅的心得，以资印证」。当时得法的门人，只有三个：第一个僧道副说：「如我所见，不执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起道用。」达磨说：「汝得吾皮」。第二个尼总持说：「如我所解，如庆喜见阿出佛国，一见更不再见」。达磨说：「汝得吾骨」。第三个僧慧可，轮到他说，他却不开口，仅出位三拜，依位默立。达磨说：「汝得吾髓」。得皮、得骨、得髓，程度虽有浅深，但是他们能从性地磨炼，开发自己内在的智慧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了。

佛教的理趣，主张扬弃世俗物欲的情感，反求诸己，掘发自己内在底灵智。光是嘴巴上说些轻率粗浮的言语，或写一些浮在纸面的文章，都不是从外面「世谛文字」上得来的小聪明，不是心灵中内在底智慧。外来的聪明，是粗浮的，有限度的；内在底灵智，却是深刻的，无限量的，不

86

可以外力强求，是从容不逼的内心修养中体验出来的，达到违种境界，好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另有一番新的意境、新的风光，而唯亲见者始能领略个中情趣，一切言语文字到这都已失却了功用，所以「慧可三拜」「维摩一默」，也是不得已的。除了这样的表达，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。

或者有比这更好的办法，来表达这内在的智慧，那就是除了一个「默」字外，还有一个「空」字；因体证此种境界，好像「以水合水，似空印空」，了无迹痕。从这空的智慧扫除了一切自我主观的妄情，而不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，所以诸佛菩萨能悲天悯人，救人不倦，发起广大的愿力，实践无畏的勇敢，虽舍身命，不惜牺牲，虽入地狱，如处天宫。如果没有这内在穷彻底蕴的智慧，外表的行为，那会有这种大雄无畏的勇敢呢！

曾刊星报副刊

87